



香港文匯報 WEN WEI PO 2011年8月5日(星期五) 走進中國軍隊 大結局

權威解讀

《走進中國軍隊》大型報道精彩紛呈

廣受海內外好評 讀者總量超8500萬人次



新華社記者趙嘉麟、王樹成、李宜良、張玉清、王建民、賈智、查春明、徐壯志、王麗國採訪中俄軍演實況。

今年伊始，香港文匯報與新華社解放軍分社在解放軍總政治部的具體指導下，開始推出《走進中國軍隊》大型對外系列報道。該報道以《國防白皮書》內容為框架，廣泛選取海內外讀者關心的話題，以圖文並茂的形式全方位、深層次、多角度地介紹中國軍隊，信息權威豐富，在海內外引起強烈反響。



《走進中國軍隊》裡的軍人肖像。



《走進中國軍隊》記者轉戰演練場。

海 深入死亡海角 好危險！

我隨中國海軍艦艇編隊出訪世界五大洲、四大洋的幾十個國家，總航程達10萬多海里，可繞行地球4圈之多。 勇闖大洋 親歷百天 2001年2月至5月，中國海軍艦艇編隊首次出訪美洲四國五港，這是中國海軍艦艇首次跨越太平洋訪問美國本土，也是對中國海軍遠洋能力的一次檢驗，引起世人關注。我作為這支出訪編隊中唯一一名專職攝影記者，親歷並記錄了跨越大洋100天的全過程。 2001年10月10日，我乘坐「深圳」號導彈驅逐艦首次訪問歐洲四國，在編隊結束對法國布雷斯特訪問後，深圳艦駛入大西洋比斯開灣，一頭鑽進了12級颶風之中。比斯開灣是與非洲好望角齊名的「世界海洋死亡之角」，巨大的「三角浪」時而將深圳艦擡上浪峰，時而又將艦體拖入波谷，使艦體橫搖達47度，我同深圳艦官兵一起經受了考驗。 2010年8月至11月，我隨海軍「和平方舟」號醫院

陸 登上高原禁區 很光榮！

2003年8月，我懷著激動和好奇的心情來到期滿已久的世界屋脊。在新疆軍區邊防某團的保障下，在堪稱世界上最艱難的國家級公路和邊防線上，艱難地奔波了近3,000公里，走遍了神山聖湖，聆聽了山口哨所、班公湖水上中隊、庫爾那堡邊防連…… 生物學家把海拔超過4,000米以上的地區稱為人類無法長期生活的「生命禁區」，而高原邊防絕大多數哨所的海拔都超過4,500米。那裡，空氣中的氧含量和氧氣壓強不到平原的50%，而紫外線和宇宙射線強度卻高出平地數倍甚至十數倍；年平均氣溫低於零攝氏度，四季飄雪，終年冰封，沒有一棵綠樹，沒有一根青草，唯一象徵生命的顏色，就是邊防軍人綠色的軍裝！那裡，空手就相當於平地負重20公斤以上；頭重腳輕，四肢無力，心慌氣短，天旋地轉，因缺氧和低壓引起的頭暈和肺水腫隨時會奪走人的生命。 山上艱苦，苦得難以用照片、文字和語言來表達。那缺少的苦、寂寞的苦、思親的苦，那執勤的苦、行路的苦、吃飯的苦、睡覺的苦，那穿於從日出到日落、從春天到寒冬、滲入身體裡每一個細胞、生命中每一個時刻的苦，遠非一個「苦」字了得！ 能夠在「生命禁區」為祖國站崗放哨，是一種至高無上的光榮，每一個在山上守防的士兵和每一個過山的記者都終生為之自豪。當我與那些皮膚粗糙、面帶「高原紅」的年輕軍人一起，腳踏祖國大地，仰望五星紅旗，光榮感、使命感、責任感就會從心中油然而生。 苦不堪言 感恩自豪 山上艱苦，苦得難以用照片、文字和語言來表達。那缺少的苦、寂寞的苦、思親的苦，那執勤的苦、行路的苦、吃飯的苦、睡覺的苦，那穿於從日出到日落、從春天到寒冬、滲入身體裡每一個細胞、生命中每一個時刻的苦，遠非一個「苦」字了得！ 能夠在「生命禁區」為祖國站崗放哨，是一種至高無上的光榮，每一個在山上守防的士兵和每一個過山的記者都終生為之自豪。當我與那些皮膚粗糙、面帶「高原紅」的年輕軍人一起，腳踏祖國大地，仰望五星紅旗，光榮感、使命感、責任感就會從心中油然而生。 撲進雪嶺 仿如回家 8年來，我以一種「回家」般急不可待的心情，一次又一次撲進茫茫大山的懷抱，一次又一次走進那雪覆的山、險峻的路、漫天的風雪、撲實了我的邊防軍人兄弟。

從 1月3日刊出第一期「聯合軍演——中國軍隊亮劍國際演兵場」開始，《走進中國軍隊》系列報章以每週兩個版面(逢周二、周五刊出)的篇幅與讀者見面。到今天共推出49期90個整版，內容涉及陸軍、海軍、空軍、二炮部队的軍事訓練改革、裝備和信息化建設、人才培養、後勤保障、搶救、支援國家建設、邊海防建設和國際安全合作等近20個領域，系統、全面、形象地向海內外讀者展示了中國當世的國威、軍威，對回歸僅十餘年的香港市民尤其難得。

主題切合港需要

根據統計，《走進中國軍隊》系列報章上載文匯網絡的報章近300篇。這期間，該系列報章在文匯網上每一期的點擊均超過一百萬次，讀者涵蓋中國大陸及海外。其中，中國讀者佔64.52% (包括約34.37%的香港讀者和7.49%的台灣讀者)，海外讀者中，有29.53%在美國，其餘按讀者數量排序分別是加拿大、澳大利亞、新加坡、馬來西亞、英國、荷蘭、日本、法國等國。單期平均轉載網絡媒體達到85家，據讀者抽樣和反饋數據統計，各家網絡媒體轉載後的單期點擊率約達3萬次左右。保守估計，二次轉載後的讀者總量高達4,500萬人次以上。

網民感動關注多

至於網站上，讀者除了積極投票，還有不少人激動地寫下了評論和感想。如《邊防衛士》這一期的報章，軍分社的記者們遠赴北疆，登上黑瞎子島和珍寶島，帶回了一個個「80後」、「90後」年輕軍人真實而鮮活的青春故事，在讀者、尤其是年輕讀者中引發強烈共鳴。報章中寫到了一場特別的「黑瞎子島婚禮」，善良美麗的女教師田苗苗與年輕守防的邊防連長孫壽生簡潔純粹的愛情，讓人格外動容。在網站上刊出後，許多讀者激動地寫下「感動」二字，且後面加一個嘆號不夠用，要用三個！一位來自齊齊哈爾市的文匯網友給一對新人留言說：「感動你們的真情！祝福你們！願你們永遠相愛！白頭到老！」而一名來自遼寧撫順市的文匯網友給巧是新娘田苗苗的大學同學，她在本報網站上深情地寫下：「田苗苗——我大學室友四年的「阿達」，有個這麼好的姐夫，婚了，過上了她想要的「生活」，我真誠地祝福著——我的「建達」。」

年輕港編被感染

在文匯編輯部，很多年輕的文字編輯和美術編輯都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他們原本對解放軍的種和種並不熟悉，但通過編製作《走進中國軍隊》系列報章，這些港人編者都不知不覺地被感染、被振奮、被認同、被歸屬。聊天中，他們會由衷地說：「編輯這一組報章，我覺得十分自豪。」這，正是香港回歸十餘年來仍在孜孜以求的「人心回歸」的縮影。

華文報章爭轉載

尤其喜人的是，印尼第三大的華文報章《訊報》，專門與



新華社記者王樹成與中巴兄弟連的兄弟們交談。



北京軍區記者張坤平在訓練場上奔走。



新華社記者白瑞雲採訪參加聯合反恐軍演的中方部隊。



新華社記者徐壯志採訪土合組編成員國武裝力量反恐軍演。



空軍記者劉應華在抗災現場。



新華社記者李剛在軍演現場。



空軍軍區記者徐建輝在祖國北疆採訪。



新華社記者黎雲濤隨抗洪搶險部隊採訪。



新華社記者趙薇在抗災一線採訪。



新華社記者趙薇在抗災一線採訪。



新華社記者樊永強在「中巴」聯訓現場採訪。



新華社記者李翔在軍演現場。

空 戰機從旁滑過 太美了！

「020，行不行？」飛行頭盔的耳麥傳來前哨飛行副團長賈振宇憂慮的聲音。是的，這種擔憂可以理解，因為我——一個54歲的女攝影師乘坐的是第三代新型戰機。這種戰機的男飛行員也只飛到45歲…… 「跟進！」我毫不猶豫地吐出這兩個字。「跟進」就意味着戰機在俯衝或45度轉彎這樣一個最佳拍攝角度跟進時，自己要承受自身體重4倍以上的壓力，壓得身子直往下出溜，手中的相機如同20斤重的鉛球。 「020，左前方有編隊！」一抬頭，戰鷹成戰鬥隊形飛翔，在雲縫透出的點星光下，刺那間帶給我一種戰場風雲四起的豪壯。刺耳的吼叫似乎都成了自己最喜愛的戰鬥聲。沉積已久的乘戰機拍戰機的理想一經實現，真是無法自己！ 俯瞰下去，綠的海、黃的岸、白的雲，世上最完美的構圖也不過如此。瞬間，又是一幕靚麗風景——一架架戰機，浮在斑斑點點的天際雲間，猶如五線譜上的音符，更像一隊列在華麗衣裳上的精美胸針——如果不是突然發現自己的頭盔映在玻璃上的眩光，我幾乎忘了自己是在戰機上，幾乎忘了超載荷給身體帶來的疲憊和酸痛，我幾乎都能聽到自己心跳的聲音。然而，欣喜也伴行着無奈。因為空間狹小無法更換鏡頭，又因為自己是隨訓練拍攝，不能也不可能指揮戰機去改變角度。這也許就是審美理論所言：美總是有缺憾的吧。

美景當前 渾然忘我 美！太美了！當座機飛離視線，看着它們從身邊滑過，心中油然而生「生命如斯」的感慨，當編隊靠近海岸線，